

# 紅樓夢

图文升级版 二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# 紅樓夢

图文升级版 二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#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

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。想着往日常听人说：“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。”想起此言，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，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。宝玉见他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因问道：“你心里觉着怎么样？”袭人勉强笑道：“好好儿的，觉怎么样呢！”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，要山羊血螺蛳丸来。袭人拉着他的手，笑道：“你这一闹不大紧，闹起多少人来，倒抱怨我轻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闹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经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大夫去，弄点药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觉的，不好吗？”宝玉听了有理，也只得罢了，向案上斟了茶来给袭人漱口。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，况且定要惊动别人，不如且由他去罢。因此倚在榻上，由宝玉去伏侍。

那天刚亮，宝玉也顾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来，将王济仁叫来亲自确问。王济仁问其原故，不过是伤损，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怎么吃，怎么敷。宝玉记了，回园来依方调治，不在话下。

这日正是端阳佳节，蒲艾簪门，虎符系臂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过节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说话，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，也只是昨日金钏儿之事，他没好意思的，越发不理他。黛玉见宝玉懒懒的，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，心中不受用，形容也就懒懒的。凤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儿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喜欢，自己如何敢说笑，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见众人没意思，也都没意思了。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，就散了。

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他想的也有个道理。他说：“人有聚就有



红

楼

梦

散，聚时喜欢，到散时岂不清冷？既清冷则生感伤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，到谢的时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”故此人以为欢喜时，他反以为悲恻。那宝玉的性情只愿人常聚不散，花常开不谢；及到筵散花谢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没奈何了。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，黛玉还不觉怎么着，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，回至房中，长吁短叹。

偏偏晴雯上来换衣裳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下，将骨子跌折。宝玉因叹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将来怎么样！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二爷近来气大的很，行动就给脸子瞧。前儿连袭人都打了，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凭爷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算不的什么大事。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，玛瑙碗，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个大气儿，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。何苦来呢！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，再挑好的使。好离好散的倒不好？”

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的浑身乱战。因说道：“你不用忙，将来横竖有散的日子！”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，忙赶过来，向宝玉道：“好好儿的，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。”晴雯听了冷笑道：“姐姐既会说，就该早来呀，省了我们惹的生气。自古以来，就只是你一个人会伏侍，我们原不会伏侍。因为你伏侍的好，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！我们不会伏侍的，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？”袭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恼，又是愧；待要说几句，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儿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”晴雯听他说“我们”两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几声道：“我倒不知道，你们是谁？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！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，也瞒不过我去。不是我说，正经明公正道的，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那里就称起‘我们’来了！”

袭人羞得脸紫涨起来，想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。宝玉一面说道：“你们气不忿，我明日偏抬举他。”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：“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分证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么了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我原是糊涂人，那里配和我说话！我不过奴才罢咧！”袭人听说，道：“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爷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恼我，你只和我说，不犯着当着二爷吵；要是恼二爷，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为了事，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，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。又不像是恼我，又不像是恼二爷，夹枪带棒，终久是个什么主意？我就不说，让你说去。”说着便往外走。宝玉向晴雯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发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”

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越伤起心来，含泪说道：“我为什么出去？要嫌我，变着法儿打发我去，也不能够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闹？一定是你要出来了。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罢。”说着，站起来就要走。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回太太去！”袭人笑道：“好没意思！认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！就是他认真要去，也等把这气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。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？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。”晴雯哭道：“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？饶生了气，还拿话压派我。

只管去回！我一头碰死了，也不出这门儿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只管闹。我经不起这么吵，不如去了倒干净。”说着一定要去回。袭人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鬓见吵闹的厉害，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，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齐进来，都跪下了。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来。向袭人道：“叫我怎么样才好！这个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”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，自己也就哭了。

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说话，只见黛玉进来，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：“大节下，怎么好好儿的哭起来了？难道是为争粽子吃，争恼了不成？”宝玉和袭人都“扑嗤”的一笑。黛玉道：“二哥哥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不问就知道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好嫂子，你告诉我。必定是你们两口儿拌了嘴了。告诉妹妹，替你们和息和息。”袭人推他道：“姑娘，你闹什么！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混说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拿你当嫂子待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呢？饶这么着，还有人说闲话，还搁得住你来说这些个！”袭人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除非一口气不来，死了，倒也罢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别人不知怎么样，我先就哭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老实些儿罢！何苦还混说。”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，抿着嘴儿笑道：“做了两个和尚了！我从今以后，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。”宝玉听了，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，自己一笑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时黛玉去了，就有人来说：“薛大爷请。”宝玉只得去了，原来是吃酒，不能推辞，只得尽席而散。晚间回来，已带了几分酒，踉跄来至自己院内，只见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，榻上有人睡着。宝玉只当是袭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问道：“疼的好些了？”只见那人翻身起来，说：“何苦来？又招我！”宝玉一看，原来不是袭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将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“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说了那么两句，你就说上那些话。你说我也罢了，袭人好意劝你，又刮拉上他。你自己想想该不该？”晴雯道：“怪热的，拉拉扯扯的做什么！叫人看见什么样儿呢！我这个身子本不配坐在这里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既知道不配，为什么躺着呢？”



晴雯没的说，“嗤”的又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来使得，你来了就不配了。起来，让我洗澡去。袭人麝月都洗了，我叫他们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才喝了好些酒，还得洗洗。你既没洗，拿水来，咱们两个洗。”晴雯摇头笑道：“罢，罢！我不敢惹爷。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啊，足有两三个时辰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呢，我们也不好进去。后来洗完了，进去瞧瞧，地下的水，淹着床腿子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。也不知是怎么洗的。笑了几天！我也没工夫收拾水，你也不用和我一块儿洗。今儿也凉快，我也不洗了，我倒是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，篦篦头。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，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。叫他们打发你吃不好吗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既这么着，你不洗，就洗洗手给我拿果子来吃罢。”晴雯笑道：“可是说的，我一个蠢才，连扇子还跌折了，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呢！倘或再砸了盘子，更了不得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爱砸就砸。这些东西，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爱这样，我爱那样，各有性情。比如那扇子，原是搨的，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；就如杯盘，原是盛东西的，你喜欢听那一声响，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，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。这就是爱物了。”晴雯听了，笑道：“既这么说，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。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。”宝玉听了，便笑着递给他。晴雯果然接过来，“嗤”的一声，撕了两半。接着又听“嗤”“嗤”几声。宝玉在旁笑着说：“撕的好！再撕响些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走过来，瞪了一眼，啐道：“少作点孽儿罢！”宝玉赶上来，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，递给晴雯，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几半子，二人都大笑起来。麝月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拿我的东西开心儿！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打开扇子匣子拣去，什么好东西！”麝月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就把扇子搬出来，让他尽力撕不好吗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就搬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我可可不造这样孽。他没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”晴雯笑着，便倚在床上，说道：“我也乏了！明儿再撕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千金难买一笑。’几把扇子，能值几何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叫袭人。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，小丫头佳蕙过来拾去破扇，大家乘凉，不消细说。

至次日午间，王夫人、宝钗、黛玉众姐妹正在贾母房中坐着，有人回道：“史大姑娘来了。”一时，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。宝钗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。青年姊妹经月不见，一旦相逢自然是亲密的，一时进入房中，请安问好，都见过了。贾母因说：“天热，把外头的衣裳脱脱罢。”湘云忙起身宽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“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！”湘云笑道：“都是二婶娘叫穿的，谁愿意穿这些！”宝钗一旁笑道：“姨妈不知道，他穿衣裳，还更爱穿别人的。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，他在这里住着，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带子也系上，猛一瞧，活脱儿就像是宝兄弟，就是多两个坠子。他站在那椅子后头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：‘宝玉，你过来，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，迷了眼。’他只是笑，也不过去。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还说：‘扮作小子样儿，更好看了。’”黛玉道：“这算什么！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，住了两日，下起雪来。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，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放在那里。谁知眼不见他就披上了，又大又长，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拦腰系上，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里扑雪人儿玩。一

跤栽倒了，弄了一身泥！”说着，大家想起来，都笑了。

宝钗笑问那周奶妈道：“周妈，你们姑娘还那么淘气不淘气了？”周奶妈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“淘气也罢了，我就嫌他爱说话：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咕咕呱呱，笑一阵，说一阵，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谎话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只怕如今好了。前日有人家来相看，眼见有婆婆家了，还是那么着？”贾母因问：“今日还是住着，还是家去呢？”周奶妈笑道：“老太太没有看见，衣裳都带了来了，可不住两天。”湘云问宝玉，道：“宝哥哥不在家么？”宝钗笑道：“他再不想别人，只想宝兄弟。两个人好玩笑，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。”贾母道：“如今你们大了，别提小名儿了。”

刚说着，只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：“云妹妹来了！怎么前日打发人接你去不来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里老太太才说这一个，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给你呢。”湘云道：“什么好东西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信他！——几日不见，越发高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袭人姐姐好？”宝玉道：“好，多谢你想着。”湘云道：“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。”说着，拿出绢子来，挽着一个疙瘩。宝玉道：“又是什么好物儿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绦纹石的戒指儿带两个给他。”湘云笑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说着便打开，众人看时，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绦纹戒指，一包四个。黛玉笑道：“你们瞧瞧他这个人，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来，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，岂不省事？今日巴巴儿的自己带来了，我打量又是什么新奇东西呢，原来还是他！真真你是个糊涂人。”湘云笑道：“你才糊涂呢！我把这理说出来，大家评评谁糊涂：给你们送东西，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，拿进来一看，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们的；要带了他们的来，须得我告诉来人，这是那一个女孩儿的，那是那一个女孩儿的。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，再糊涂些，他们的名字多了，记不清楚，混闹胡说的，反倒连你们的都搅混了。要是打发个女人来还好，偏前日又打发小子来，可怎么说女孩儿们的名字呢？还是我来给他们带了来，岂不清白。”说着，把戒指放下，说道：“袭人姐姐一个，鸳鸯姐姐一个，金钏儿姐姐一个，平儿姐姐一个：这倒是四个人的，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楚？”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果然明白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还是这么会说话，不让人。”黛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他不会说话，就配带‘金麒麟’了！”一面说着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，只有宝钗抿着嘴儿一笑。宝玉听见了，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，忽见宝钗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宝钗见宝玉笑，忙起身走开，找了黛玉说笑去了。





贾母因向湘云道：“喝了茶，歇歇儿，瞧瞧你嫂子们去罢。园里也凉快，和你姐姐们去逛逛。”湘云答应了，因将三个戒指儿包上，歇了歇，便起身要瞧凤姐等去。众奶娘丫头跟着，到了凤姐那里，说笑了一回。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；少坐片时，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。因回头说道：“你们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们的亲戚去。留下缕儿伏侍就是了。”众人应了，自去寻姑觅嫂，单剩下湘云翠缕两个。

翠缕道：“这荷花怎么还不开？”湘云道：“时候儿还没到呢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，也是楼子花儿。”湘云道：“他们这个还不及咱们的。”翠缕道：“他们那边有棵石榴，接连四五枝，真是楼子上起楼子，这也难为他长。”湘云道：“花草也是和人一样，气脉充足，长的就好。”翠缕把脸一扭，说道：“我不信这话。要说和人一样，我怎么没见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呢？”湘云听了，由不得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说你不用说话，你偏爱说。这叫人怎么答言呢？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，都是阴阳顺逆；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，究竟道理还是一样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从古至今，开天辟地，都是些阴阳了？”湘云笑道：“糊涂东西，越说越放屁。什么‘都是些阴阳’！况且‘阴’‘阳’两个字，还只是一个字：阳尽了就是阴，阴尽了就是阳。不是阴尽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，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”

翠缕道：“这糊涂死我了。什么是个阴阳，没影没形的？我只问姑娘：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？”湘云道：“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。器物赋了，才成形质。譬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；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；日是阳，月就是阴。”翠缕听了，笑道：“是了

是了！我今儿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‘太阳’呢，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‘太阴星’，就是这个理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刚刚儿的明白了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了，难道那些蚊子、蛇蚤、蠓虫儿、花儿、草儿、瓦片儿、砖头儿，也有阴阳不成？”湘云道：“怎么没有呢！比如那一个树叶儿，还分阴阳呢：向上朝阳的就是阳，背阴覆下的就是阴了。”翠缕听了，点头笑道：“原来这么着，我可明白了。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，怎么是阴，怎么是阳呢？”湘云道：“这边正面就为阳，那反面就为阴。”

翠缕又点头笑了。还要拿几件东西要问，因想不起什么来，猛低头看见湘云宫绦上的金麒麟，便提起来，笑道：“姑娘，这个难道也有阴阳？”湘云道：“走兽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；牝为阴，牡为阳：怎么没有呢。”翠缕道：“这是公的，还是母的呢？”湘云啐道：“什么‘公’的‘母’的！又胡说了。”翠缕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？”湘云沉了脸说道：“下流东西，好生走罢，越问越说出好的来了！”翠缕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难我。”湘云“扑嗤”的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翠缕道：“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。”湘云拿着绢子掩着嘴笑起来。翠缕道：“说的是了，就笑的这么样？”湘云道：“很是，很是！”翠缕道：“人家说主子为阳，奴才为阴，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？”湘云笑道：“你很懂得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蔷薇架下，金晃晃的一件东西。湘云指着问道：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翠缕听了，忙赶去拾起来，看着笑道：“可分出阴阳来了！”说着，先拿湘云的麒麟瞧。湘云要把拣的瞧瞧，翠缕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“是件宝贝，姑娘瞧不得！这是从那里来的？好奇怪！我只从来在这里，没见人有这个。”湘云道：“拿来我瞧瞧。”翠缕将手一撒，笑道：“姑娘请看。”湘云举目一看，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，又有文彩。湘云伸手擎在掌上，心里不知怎么一动，似有所感。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道：“你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找袭人去呢？”湘云连忙将那个麒麟藏起，道：“正要去呢！咱们一处走。”说着，大家进了怡红院来。

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，忽见湘云来了，连忙迎下来，携手笑说一向别情，一面进来让坐。宝玉因问道：“你该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，专等你呢。”说着，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，“嗟呀”了一声，便问袭人：“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么？”袭人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宝玉道：“前日得的麒麟。”袭人道：“你天天带在身上的，怎么问我？”宝玉听了，将手一拍，说道：“这可丢了！往那里找去？”就要起身自己寻去。湘云听了，方知是宝玉遗落的，便笑问道：“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前日好容易得的呢！不知多早晚丢了，我也糊涂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幸而是个玩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。”说着，将手一撒，笑道：“你瞧瞧是这个不是？”宝玉一见，由不得欢喜非常。

要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

#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

话说宝玉见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伸手来拿，笑道：“亏你拣着了！你是怎么拾着的？”湘云笑道：“幸而是这个。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，难道也就罢了不成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倒是丢了印平常，若丢了这个，我就该死了。”

袭人倒了茶来与湘云吃，一面笑道：“大姑娘，我前日听见你大喜呀。”湘云红了脸，扭过头去吃茶，一声也不答应。袭人笑道：“这会子又害臊了？你还记得那几年，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，晚上你和我说的话？那会子不害臊，这会子怎么又臊了？”湘云的脸越发红了，勉强笑道：“你还说呢！那会子咱们那么好，后来我们太太没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么就把你配给了他。我来了，你就不那么待我了。”袭人也红了脸，笑道：“罢咧！先头里，‘姐姐’长，‘姐姐’短，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，做这个弄那个，如今拿出小姐款儿来了。你既拿款，我敢亲近吗？”湘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冤枉冤哉！我要这么着，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，这么大热天，我来了必定先瞧瞧你。你不信问缕儿：我在家时时刻刻，那一回不想念你几句？”袭人和宝玉听了，都笑劝道：“说玩话儿，你又认真了。还是这么性儿急。”湘云道：“你不说你的话咽人，倒说人性急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打开绢子，将戒指递与袭人。袭人感谢不尽，因笑道：“你前日送你姐姐们的，我已经得了。今日你亲自又送来，可见是没忘了我。就为这个试出你来了。戒指儿能值多少，可见你的心真。”史湘云道：“是谁给你的？”袭人道：“是宝姑娘给我的。”湘云叹道：“我只当林姐姐送你的，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。我天天在家里想着，这些姐姐们，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。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。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，就是没了父母，也没妨碍的！”说道，眼圈儿就红了。宝玉道：“罢罢罢，不用提起这个话了。”史湘云道：“提这个便怎么？我知道你的心病：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，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。可是为这个不是？”袭人在旁嗤的一笑，说道：“云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发心直嘴快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，果然不错。”史湘云道：“好哥哥，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。只会在我跟前说话，见了你林妹妹，又不知怎么好了。”

袭人道：“且别说玩话，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。”史湘云便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袭人道：“有一双鞋，抠了垫心子，我这两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做，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？”史湘云道：“这又奇了。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，还有什么针线上的、裁剪上的，怎么叫我做起来？你的活计叫人做，谁好意思不做呢？”袭人笑道：“你又糊涂了。你难道不知道：我们这屋里的针线，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。”史湘云听了，便知



是宝玉的鞋，因笑道：“既这么说，我就替你做做罢。只是一件：你的我才做，别人的我可不能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又来了。我是个什么儿，就敢烦你做鞋了！实告诉你：可不是我的。你别管是谁的，横竖我领情就是了。”史湘云道：“论理，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。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，你必定也知道。”袭人道：“我倒也不知道。”史湘云冷笑道：“前日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儿拿着和人家比，赌气又较了。我早就听见了，你还瞞我？这会子又叫我做，我成了你们奴才了。”宝玉忙笑道：“前日的那个本不知是你做的。”袭人也笑道：“他本不知是你做的，是我哄他的话，说是‘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，扎的绝出奇的好花儿，叫他们拿了一个扇套儿试试看好不好’，他就信了，拿出去给这个瞧、那个看的。不知怎么又惹恼了那一位，较了两段。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，我才说了是你做的，他后悔的什么似的！”史湘云道：“这越发奇了。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，他既会剪，就叫他做。”袭人道：“他可不做呢。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，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，谁还肯烦他做呢？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，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。”

正说着，有人来回说：“兴隆街的大爷来了，老爷叫二爷出去会。”宝玉听了，便知贾雨村来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袭人忙去拿衣服。宝玉一面登着靴子，一面抱怨道：“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，回回定要见我！”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，笑道：“自然你能迎宾接客，老爷才叫你出去呢。”宝玉道：“那里是老爷？都是他自己要请我见的。”湘云笑道：“‘主雅客来勤’，自然你有些警动他的好处，他才要会你。”宝玉

道：“罢，罢，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，并不愿和这些人来往。”湘云笑道：“还是这个性儿，改不了！如今大了，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，也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，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，也好将来应酬事务，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。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，搅的出些什么来？”

宝玉听了，大觉逆耳，便道：“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，我这里仔细腌臢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！”袭人连忙解说道：“姑娘快别说他。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，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，嗔了一声，拿起脚来就走了。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，见他走了，登时羞的脸通红，说不是，不说又不是。幸而是宝姑娘，那要是林姑娘，不知又闹的怎么样、哭的怎么样呢！提起这些话来，宝姑娘叫人敬重。自己过了一会子去了，我倒过不去，只当他恼了，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，真真是有涵养、心地宽大的。谁知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。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理，他后来不知赔多少不是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？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，我早和他生分了。”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这原是混帐话么？”

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，宝玉一定又赶来，说麒麟的原故。因心下忖度着，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，多半才子佳人，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，或有鸳鸯，或有凤凰，或玉环金佩，或鲛帕鸾绦，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之愿。今忽见宝玉也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隙，同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。因而悄悄走来，见机行事，以察二人之意。不想刚走进来，正听见湘云说“经济”一事，宝玉又说“林妹妹不说这些混帐话，要说这话，我也和他生分了”。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又喜又惊，又悲又叹。所喜者：果然自己眼力不错，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；所惊者：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，其亲热厚密，竟不避嫌疑；所叹者：你既为我的知己，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，既你我为知己，又何必有“金玉”之论呢？既有“金玉”之论，也该你我有之，又何必来一宝钗呢？所悲者：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无人为我主张；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，病已渐成，医者更云：“气弱血亏，恐致劳怯之症。”我虽为你的知己，但恐不能久待；你纵为我的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！想到此间，不禁泪又下来。待要进去相见，自觉无味，便一面拭泪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

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，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，似乎有拭泪之状，便忙赶着上来笑道：“妹妹往那里去？怎么又哭了？又是谁得罪了你？”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便勉强笑道：“好好的，我何曾哭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泪珠儿没干，还撒谎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，替他拭泪。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，说道：“你又要死了！又这么动手动脚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说话忘了情，不觉的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。”黛玉道：“死了倒不值什么，只是丢下了什么‘金’，又是什么‘麒麟’，可怎么好呢！”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，赶上来问道：“你还说这些话，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？”黛玉见问，方想起前日的事来，遂自悔这话又说造次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别着急，我原说错了。这有什么要紧，筋都叠暴起来，急的一脸汗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

宝玉瞅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你放心。”黛玉听了，怔了半天，说道：“我有什么不

放心的？我不明白你这个话。你倒说说，怎么放心不放心？”宝玉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果然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？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。”宝玉点头叹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哄我。你真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，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。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，才弄了一身的病了。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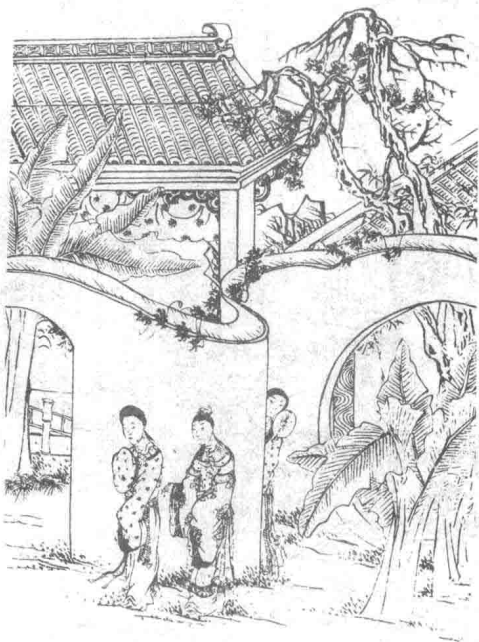
黛玉听了这话，如轰雷掣电，细细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，竟有万句言语，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，只管怔怔的瞅着他。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词，不知一时从哪一句说起，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。两个人怔了半天，黛玉只噙了一声，眼中泪直流下来，回身便走。宝玉忙上前拉住道：“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”黛玉一面拭泪，一面将手推开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知道。”口里说着，却头也不回，竟去了。

宝玉望着，只管发起呆来。原来方才出来忙了，不曾带得扇子，袭人怕他热，忙拿了扇子赶来送给他，猛抬头看见黛玉和他站着。一时黛玉走了，他还站着不动，因而赶来说道：“你也不带扇子去，亏了我看见，赶着送来。”宝玉正出了神，见袭人和他说话，并未看出是谁，只管呆着脸说道：“好妹妹，我的这个心，从来不敢说，今日胆大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！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捱着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。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！”袭人听了，惊疑不止，又是怕，又是急，又是臊，连忙推他道：“这是那里的话？你是怎么着了？还不快去吗？”宝玉一时醒过来，方知是袭人。虽然羞的满面紫涨，却仍是呆呆的，接了扇子，一句话也没有，竟自走去。

这里袭人见他去后，想他方才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，如此看来，倒怕将来难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惊可畏。却是如何处治，方能免此丑祸？想到此间，也不觉呆呆的发起怔来。谁知宝钗恰从那边走来，笑道：“大毒日头地下，出什么神呢？”袭人见问，忙笑说道：“我才见两个雀儿打架，倒很有个玩意儿，就看住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宝兄弟才穿了衣服，忙忙的那里去了？我要叫住问他呢，只是他慌慌张张的走过去，竟像没理会我的，所以没问。”袭人道：“老爷叫他出去的。”宝钗听了，忙说道：“噯哟，这么大热的天，叫他做什么？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，叫他出去教训一场罢？”袭人笑道：“不是这个，想必有客要会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个客也没意思，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，跑什么！”袭人笑道：“你可说么！”

宝钗因问：“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？”袭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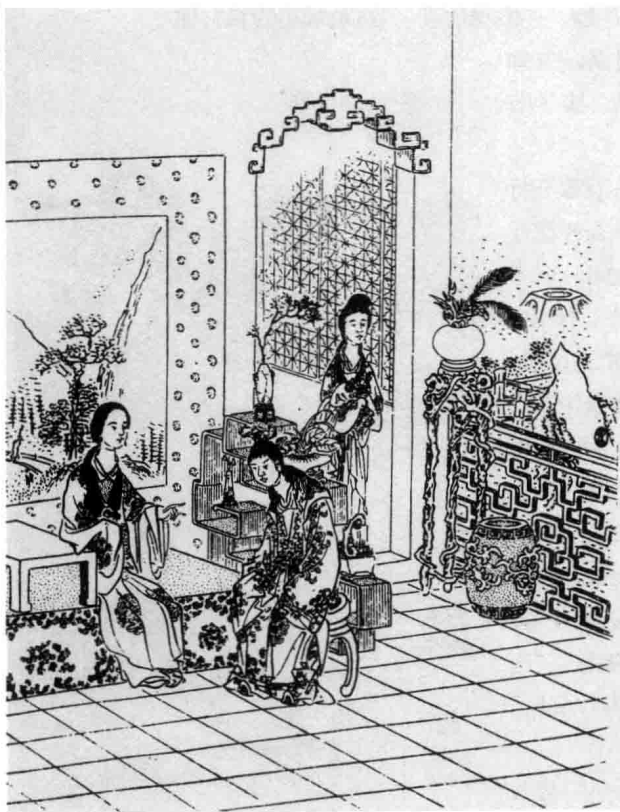
寶迷時斷  
是語心肝



笑道：“才说了会子闲话儿，又瞧了会子我前日粘的鞋帮子，明日还求他做去呢。”宝钗听见这话，便两边回头，看无人来往，笑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？我近来看云姑娘的神情儿，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，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。他们家嫌费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，差不多儿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。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，他和我说话儿，见没人在跟前，他就说家里累的慌？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，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，嘴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。看他的形景儿，自然从小儿没了父母是苦的。我看见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。”袭人见说这话，将手一拍道：“是了。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儿结子，过了那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，还说：‘这是粗打的，且在别处将就使罢；要匀净的，等明日来住着再好生打。’如今听姑娘这话，想来我们求他，他不好推辞，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！可是我也糊涂了，早知道是这么着，我也不该求他！”宝钗道：“上次他告诉我，说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，要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儿，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。”袭人道：“偏我们那个牛心的小爷，凭着小的大的活计，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，我又弄不开这些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理他呢！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。”袭人道：“那里哄的过他？他才是认得出来呢。说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就是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当真的？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！晚上我亲自过来——”

一句话未了，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，说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金钏儿姑娘好好儿的投井死了！”袭人听得，唬了一跳，忙问：“那个金钏儿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那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？就是太太屋里的。前日不知为什么撵出去，在家里哭天抹泪的，也都不理会他，谁知找不着他，才有打水的人说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见一个尸首，赶着叫人打捞起来，谁知是他！他们还只管乱着要救，那里中用了呢？”宝钗道：“这也奇了！”袭人听说，点头赞叹，想素日同气之情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宝钗听见这话，忙向王夫人处来安慰。这里袭人自回去了。

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，只见鸦雀无闻，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。宝钗便不好提这事，只得一旁坐下。王夫人便问：“你打那里来？”宝钗道：“打园里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打园里来，可曾见你宝兄弟？”宝钗道：“才倒看见他了：穿着衣



裳出去了，不知那里去。”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你可知道一件奇事？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！”宝钗见说，道：“怎么好好儿的投井？这也奇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，打了他两下子，撵了下去。我只说气他几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他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岂不是我的罪过！”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是这么想。据我看来，他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旁边儿玩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他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儿，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？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王夫



人点头叹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底我心里不安！”宝钗笑道：“姨娘也不劳关心。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，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才刚我赏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妈，原要还把你姐妹们的新衣裳给他两件装裹，谁知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，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，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，既说了给他作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去装裹，岂不忌讳？因这么着，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他。要是别的丫头，赏他几两银子，也就完了。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，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！”口里说着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宝钗忙道：“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。我前日倒做了两套，拿来给他，岂不省事？况且他活的时候儿也穿过我的旧衣裳，身量也相对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虽然这样，难道你不忌讳？”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钗去。

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，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。王夫人正才说他，因见宝钗来了，就掩住口不说了。宝钗见此景况，察言观色，早知觉了七八分。于是将衣服交明王夫人，王夫人便将金钏儿的母亲叫来拿了去了。

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#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

却说王夫人唤上金钏儿的母亲来，拿了几件簪环当面赏了，又吩咐：“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他。”金钏儿的母亲磕了头，谢了出去。

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，听见金钏儿含羞自尽，心中早已五内摧伤，进来又被王夫人数说教训了一番，也无可回说。看见宝钗进来，方得便走出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着手，低着头，一面感叹，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厅上。刚转过屏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个满怀。只听那人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宝玉唬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。早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得垂手一旁站着。贾政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的干什么？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，那半天才出来！既出来了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，仍是委委琐琐的。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！这会子又嗟声叹气，你那些还不足、还不自在？无故这样，是什么原故？”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，此时一心却为金钏儿感伤，恨不得也身亡命殒；如今见他父亲说这些话，究竟不曾听明白了，只是怔怔的站着。

贾政见他惶悚，应对不似往日，原本无气的，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。方欲说话，忽有门上人来回：“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，要见老爷。”贾政听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

思忖道：“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，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命：“快请厅上坐。”急忙进内更衣。出来接见时，却是忠顺府长府官，一面彼此见了礼，归坐献茶。未及叙谈，那长府官先就说道：“下官此来，并非擅造潭府，皆因奉命而来，有一件事相求。看王爷面上，敢烦老先生做主，不但王爷知情，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。”贾政听了这话，摸不着头脑，忙陪笑起身问道：“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？望大人宣明，学生好遵谕承办。”那长府官冷笑道：“也不必承办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，一向好好在府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各处去找，又摸不着他的道路。因此各处察访，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：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。下官辈听了，尊府不比别家，可以擅来索取，因此启明王爷。王爷亦说：‘若是别的戏子呢，一百个也罢



了；只是这琪官，随机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，断断少不得此人。’故此求老先生转致令郎，请将琪官放回：一则可慰王爷谆谆奉恳之意，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觅之苦。”说毕，忙打一躬。

贾政听了这话，又惊又气，即命唤宝玉出来。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，忙忙赶来，贾政便问：“该死的奴才！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，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！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莽，无故引逗他出来，如今祸及于我！”宝玉听了，唬了一跳，忙回道：“实在不知此事。究竟‘琪官’两个字，不知为何物，况更加以‘引逗’二字！”说着便哭。贾政未及开口，只见那长府官冷笑道：“公子也不必隐饰。或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说出来，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岂不念公子之德呢！”宝玉连说：“实在不知。恐是讹传，也未见得。”那长府官冷笑两声道：“现有证据，必定当着老大人说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？既说不知，此人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？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不觉轰了魂魄，目瞪口呆。心下自思：“这话他如何知道？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约别的瞒不过他。不如打发他去了，免得再说别的事来。”因说道：“大人既知他的底细，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。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，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，几间房舍。想是在那里，也未可知。”那长府官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一定是在那里了。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罢；若没有，还要来请教。”说着，便忙忙的告辞走了。

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呆，一面送那官员，一面回头命宝玉：“不许动！回来有话问你！”一直送那官去了。才回身时，忽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。贾政喝命小厮：“给我快打！”贾环见了他父亲，吓得骨软筋酥，赶忙低头站住。贾政便问：“你跑什么？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那里去，由你野马一般！”喝叫：“跟上学的人呢？”贾环见他父亲甚怒，便乘机说道：“方才原不曾跑，只因从那井边一过，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，我看脑袋这么大，身子这么粗，泡的实在可怕，所以才赶着跑过来了。”贾政听了，惊疑问道：“好端端，谁去跳井？我家从无这样事情。自祖宗以来，皆是宽柔待下，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，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，致使弄出这暴殒轻生的祸来。若外人知道，祖宗的面面何在！”喝命：“叫贾璉、赖大来！”小厮们答应了一声，方欲去叫，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，贴膝跪下道：“老爷不用生气。此事除太太屋里的人，别人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听见我母亲说——”说到这句，便回头四顾一看。贾政知其意，将眼色一丢，小厮们明

